

鐘聲常鳴



警 钟 常 鸣

(短篇小说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七月

警 钟 常 鸣

(短篇小说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印刷厂印刷

1972年7月第1版

197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88·436 定价：0.25元

目 录

号声嘹亮.....孙 涛(1)

警钟常鸣.....朱 剑(7)

向 导.....箭 发(19)

红旗岭.....孙武国(24)

桥.....李进才(37)

临走之前.....贺小虎(48)

铁匠姑娘.....禹晓元(61)

把 关.....田昌安(72)

扁担的故事.....金志勤(84)

碱滩稻香.....朱 剑(91)

头一炮.....郑惠泉(105)

号 声 嘹 亮

太原市北郊区文艺写作小组 孙 涛

黎明，雨停了。我随着柳政委，乘车到棋陀大队去检查战备工作。

“你认识棋陀大队的小军吗？”政委问我。

“不就是棋陀大队民兵连的司号员吗？怎么你刚调来不久，也知道他？”

“嗯。”

“插队两年来，这小伙子干得很出色。”

柳政委没有说话，象是在想着什么。而我却回忆起了一九六九年秋天沿着这条路送小军他们上棋陀大队的情景：

那天一早，我坐车来到区革委会门口，只见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正在门口等着呢。我让司机停住车，跳下来问：

“你们就是上棋陀大队插队的吧？”

“是呀，看来你给我们带路啦！”说话的小青年中等身材，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军上衣。胖胖的脸庞上，两只大眼睛格外有神。

“好，咱们上车吧！”我一边说，一边提起他们的行李就朝车里塞。

“不用，不用，哪有坐上小车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的道理？”这个小青年一把夺过行李严肃地说。

“去棋陀大队有四十里的山路呢！”

“就是再远，我们也要走着去。”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反驳我。

看来，他们早有商量，我只好把车打发回去了。

在他们背行李的时候，一把拴在行李上的金闪闪的铜号分外显眼。我问：“这是谁的号？”

姑娘回答说：“那是小军他爸爸送给他的礼物！”

“会吹吗？”

“不会吹还算什么红卫兵的司号员？”看着小军朝气蓬勃的神气，我打心里喜欢起他来。

虽是秋天了，但几十里山路走得我们几个都浑身冒汗。爬上一个坡以后，小军抓下帽子擦着汗说：“要是在家乡南方，这时跳进水里游上一阵多痛快啊！”

“到了棋陀大队，可就别想游水罗！”我把山区的自然环境讲给他们，接着又对他说：“棋陀山是咱们这儿最高的山，解放前曾经是游击队的根据地。”

“那就好。咱就是到这艰苦的地方锻炼来的。”

小军灵机一动：“今天咱们第一次进山，我建议来个战备演习好不好！”几个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小军又回头问我：“你当向导，怎么样？”

没等我回答，他立刻出了科目：“刚才接到上级命令，一股敌人企图利用这个小山头拦截我们。我们从侧面冲上去，消灭敌人，抢占山头。”小军布置完科目，迅速地吹响了冲锋号。战斗的号声激励着我们，大家一鼓作气，冲上了山头。在山头上，小青年们进行了“战地休整”。小军坐在

一块大青石上，吹起了《国际歌》。我听着这激昂雄壮的声音，钦佩地说：“吹得好！”小军回过头来对我说：“要吹好这首歌，必须首先理解这首歌。我没有学好，吹得还很差劲。”说完，小军又布置下第二个科目：“武装奔袭，直达棋陀大队。”

……

吉普车嘎然一声停在路边，打断了我的回忆。从后面追来的一辆摩托车上，跳下武装部的通讯员说：“十点钟有个会，请政委马上返回。”

柳政委跨出小车，向棋陀峰凝望了一会，回头对我说：“好吧，我和通讯员乘车回去，你骑这辆摩托车去棋陀大队。顺便把这件东西交给棋陀大队民兵连的小司号员。”说着从挎包中掏出一小卷纸来。

我骑着摩托车驶近棋陀大队，听见地头休息的社员们正在军号的伴奏下唱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国际歌》的旋律，在山谷里回荡。这声音，象万顷波涛，汹涌澎湃，仿佛山里山外，有着千百万人正在同声高唱着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

小军一眼认出我，就急忙跑过来打招呼：“黄干事，你传达什么任务来啦？”我看见小军身体更加结实了。

“我来了解你们的战备工作情况。”

“检查战备吗？欢迎，欢迎！我们棋陀大队的民兵组织健全啦，军事训练已经搞过多次……”

“这里呢？”我用手指了指脑袋。

“手里头天天磨刀，思想上常备不懈。”小军回答得很干脆。

“这一下你可高山险水都能闯啦！”

“是呀，只要小军把进军号一吹，咱们棋陀大队民兵连到哪里都是一把尖刀！”和小军一块来插队的那个姑娘把大家逗得都笑了起来。

“小军，给你捎来点东西。”我摸出政委给我的纸卷，转交给小军。

小军当即拆开纸卷，把卷在最里面的一张破旧的纸，庄重地托在手上。纸上在五线谱和一些外国文字，上面浸着一片暗红色的斑痕。我再看小军，小军的眼里，浸满泪水。

“这是什么？”我问了一句。

小军沉思了一会，用深沉的声音讲了起来：

“这是一张《国际歌》五线谱和译成朝鲜文的国际歌歌词。它和这把小铜号记载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历程，凝结着中朝人民的战斗情谊。

“说起来话就长了，我爸爸十几岁在延安文工团里当演奏员时，他的首长送给他这把军乐号。爸爸和他的战友们演奏着雄伟的《国际歌》，鼓舞着部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抗美援朝时，爸爸当了文工团的指导员，就把这只军乐号送给了新战士小李。

“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爸爸所在的那个文工团和朝鲜人民军的文工团联合给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第一个节目，就是共同演奏《国际歌》。歌声把两国人民的心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歌声完了，朝鲜人民军文工团团长拿出一张朝鲜文的《国际歌》词谱，送给了爸爸，爸爸又把他转给了小李。

“两天以后，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志愿军和人民军跟

美国鬼子展开了战斗。正在冲锋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号兵不幸负伤了。突然，冲锋号声又响了，战士们喊着杀声猛冲上去，全歼了敌人。战斗结束以后，大家才发现小李不在了。原来，号兵负伤后，小李就用军乐号接替了号兵吹冲锋号的任务，在激烈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纷纷围拢过来，唱起雄壮的《国际歌》，悼念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爸爸从小李身上，寻出了这张染上鲜血的词谱，并把它珍存起来。

“我长大后，爸爸把这两件遗物都送给我。让我继承先烈的遗志。这不是两件普通的东西，而是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团结战斗的坚强意志。”

我听完小军的追述，接过那张《国际歌》词谱仔细端详着。此刻，我仿佛看见小军和他的战友们正在《国际歌》的指引下，和印度支那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和亚非拉各国人民，踏着一个节拍雄壮地前进。

那个姑娘听完小军的话以后，又指着小军手里的一卷纸，问：“快看看，你爸爸在你的心得上批了些什么？”

“柳政委？”我脑子里一闪，忙问：“小军，你爸爸——”

“他爸爸，就是新调来的柳政委呀。”姑娘抢着回答说。

我接过小军手里的那卷纸一看，原来是小军写的一份读书笔记。在第一页的天头上，柳政委用小字批着几句话：

小军，你学习《欧仁·鲍狄埃》这篇文章的体会看过了。《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过去它指引世界人民团结斗争，取得胜利。今天，它仍然指引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并肩战斗。你要理解它的内容，实践它的思想，把共

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和平时扎扎实实的工作结合起来，接过先烈手中的武器，为真理而斗争一生。

雨后的棋陀峰显得分外挺拔险峻。《国际歌》鼓舞下的棋陀大队民兵更加斗志昂扬。小军的军号吹得更响了……

警 钟 常 鸣

解放军某部 朱 剑

赵村生产队这几天一连发生了几件事情，大伙儿议论纷纷，党支部书记赵耿忠的心里，更是敲响了常鸣的警钟。

由生产队长赵大刚等精心培育的一种小麦良种，今年要大面积推广，估计可使全队小麦增产二成以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昨天团支部书记晓燕带领一伙青年翻晒小麦时，不知咋搞的，把杂麦同良种混在了一起，掺和得还挺均匀。眼下正是三秋大忙季节，节令不等人哪！大刚是个急性子，“噹噹噹”就向保管员老根叔和晓燕放了一排炮。老根叔知道大刚的脾气，可晓燕怎么受得了？她当场就跟大刚吵开了，说大刚“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最近这段时间，村里正在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民兵排长赵虎、老根叔和晓燕等人就在小评论栏里给大刚提了几点意见，尖锐地批评了大刚乱发脾气是“官老爷作风”，指出大刚“火气后面有骄气”……。大刚想不通，顶起“牛”来了。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天早上大伙起来一看，不知谁又在小评论栏里贴了一张顺口溜，上

面写着：“队长赵大刚，尽好出洋相。良种本不灵，偏说新花样。自己掺杂麦，反批红小将。大伙齐要求，队长不能当！”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这几张小评论和这张顺口溜，在赵村生产队引起了轩然大波。社员们七嘴八舌，评长论短，就象开了锅一样。

这一切，党支部书记赵耿忠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一边抽着旱烟，一边仔细琢磨：大刚是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好队长，两袖清风一身泥，一颗心全操在了集体上。可他就是有个炮筒子脾气，遇事不冷静，爱发个火。这几年工作中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又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社员们给他贴小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群众关心和爱护干部的表现，这种积极性一定要保护。可是，那张顺口溜要叫大刚下台，显然不是味儿。它的字里行间隐藏着一股杀气。这张顺口溜，是个别社员偏激过火呢，还是阶级敌人乘机捣乱，浑水摸鱼？上面又没落款，究竟是谁写的呢？如果是阶级敌人写的，这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信号！……用什么法子把阶级敌人揪出来，又能帮助大刚改进工作作风呢？老支书赵耿忠想着，想着，烟灰不觉已磕了一地。忽然，他站起身来，大步向村边小西桥走去。

村边小西桥畔，有一棵老槐树，树干上挂着一口大铁钟。老支书用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轻轻地抚摸着铁钟。多少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他那严肃刚毅的眼睛里有些湿润了。这口铁钟，是赵村贫下中农的传家宝啊！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刚的父亲——村里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当年的民兵英雄，就挥动着他那钢铁一样的臂膊，“当当当”地敲响了

这口铁钟，带领民兵上前线打鬼子。解放后，土改、合作化、成立人民公社……每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钟声就“当当当”地响了起来。全村的贫下中农聚集在这里开大会，表决心，坚决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老支书摸着大铁钟，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他握紧拳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自语道：“这口钟还得敲，敲得更响！……”

二

生产队长赵大刚看完了几张小评论，无名火油然升起。心里嘟囔着：“我骄傲自满，官老爷作风，把事情办糟了，这——这是无限上纲啊！”当他再看那张顺口溜时，火就更大了。顺口溜的字字句句，就象一支支毒箭刺进他的心里。他怎么也看不下去了，气呼呼地扭头就往家走。一进门，把锄头往墙脚一扔，坐在门槛上直喘粗气。

“啥事呀？蛤蟆肝（官）不大，气还不小呢。”爱人秀英一瞅大刚这副模样，知道他准是又发火了。

“啥？你去看嘛，成天起早睡晚豁出命来干，还落个墙头示众！”大刚一肚子委屈，气鼓鼓地说。

“噢，原来是为那几张小评论呀！我看写得满有道理。”

“有道理？”

“可不！”秀英微笑着说，她对大刚的一贯“政策”是以柔克刚。“你在工作中做出了点成绩，奖状挂队房，群众常夸奖，说话嗓门也大了，声音也粗了，你说，这是不是骄傲自满？”

“我这是生就的脾气，没法改！”

“脾气？说得倒轻巧！旧社会里县老爷升堂，就靠惊堂木吓唬人。苟四当副队长时，开口骂人，动手打人。你呢？碰着不顺心的事就发火，这是不是官老爷作风？人民的勤务员还兴有这号脾气？”

“那——那也是为队里的事着急嘛。”大刚还是不大服气地说：“反正我想不通！”

“想不通？想不通我去找耿忠大爷帮你通通！”秀英说着就要往外走。正在这当儿，门“吱呀”一声开了，老支书赵耿忠一脚踏了进来。“大刚！知道你会想不通；我这就赶来了。”他笑呵呵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嘛！……”

“耿忠大爷，你还是在扶着大刚走呀！”秀英赶忙搬过来一条凳子，激动地说。是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大刚的爹妈被日本鬼子杀害后，是耿忠大爷把大刚这个孤儿拉扯大的呀！……解放后，耿忠大爷介绍大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热情地帮助他，严格地要求他。老支书经常鼓励大刚说：“大刚呀大刚，你要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百炼成钢，为革命多做贡献哪！……”

“老支书！我……”大刚话到嘴边，就强咽下去了。

老支书拍了拍大刚的肩膀，亲切地说：“大刚，大伙都是好心，全村的贫下中农都在扶着你走哇！”

“这我知道。”大刚说：“可那张顺口溜——”

“是红是白，群众自有公断。”老支书说：“大刚，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不瞒你说，老支书，我可真窝了一肚子火。我给晓燕发火不对，可我说啥也不会昧着良心在这个节骨眼上往麦种里掺杂麦！”大刚望了望窗外一片浓郁的秋景，眼圈儿有些

红了。“我个人是小事，可节令不饶人哪。正在这秋分播种的火候上，偏偏出了这么个漏子，怎不把人急死呢！”

“大刚，光发火、急躁不行，要多动些脑子啊。”两人正说话间，老根叔、晓燕也来了。老根叔进门就嚷：“支书、队长，我看这张顺口溜不象是好人写的！”

老支书一把拉过老根叔：“快谈谈你们的看法！”

“那有好心的人推人下台的？还攻击咱们培育良种、搞科学种田是出洋相！”老根叔的白胡子气得直颤动。

“还两头点火、中间掀浪，挑拨干群关系！”晓燕说道，圆圆的脸由于激愤而显得格外红。

“对！”老支书猛抽了两口旱烟，神情十分严肃。“这几天村里接连出事，我总琢磨着有鬼。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咱们可不能麻痹大意呀！”他盯着大刚，语重心长地说：“大刚啊，你可不能把发脾气看成是小事情，弄不好就要被阶级敌人利用，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啊……”

“被敌人利用？”大刚一怔。他觉得老支书的话有千斤重，猛烈地震撼着他的灵魂，但同时也温暖着他的心。……

三

大队党支部决定，要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夺取农业更大的丰收。当务之急，就是要发动群众对麦种掺杂的事进行检查，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适时播种。麦种掺杂的事究竟是谁干的呢？……老支书经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目标渐渐集中到一个叫苟

四的人身上。

苟四解放前给地主当过管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他又当了汉奸。刚解放时，他从外地跑到赵村，隐瞒历史，潜藏了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破坏和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曾一度窃据了赵村生产队副队长的职务。老支书赵耿忠率领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同苟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一打三反”运动，终于揪出了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由群众监督劳动。

社员群众向老支书反映了苟四的一些可疑之处。那天翻晒小麦时，晓燕中途去公社开会了，整个场里由老根叔负责。队里本来没派苟四这个活，是他自己要求来的，还口口声声说：“咱思想不好，得多劳动着点儿，勤改造着点儿。”说罢，卷起袖子就卖起劲来。别人扛一袋，他扛两袋；又扛麦种，又扛杂麦。会不会是他故意把杂麦倒进了麦种囤里？……有一位社员反映，苟四这两天在地头上放风说：“大刚出风头，戴光荣花，不顾大伙死活。”……也有人反映，今天大伙围着看小评论时，苟四在人前替大刚辩护了几句，说：“当队长嘛，谁没个脾气的？这是小节……”

“两面三刀！”老支书在队部听了这些反映后，脸上掠过一丝轻蔑的冷笑。他拿出一叠卷宗，从里面抽出一张旧得发黄的纸，对大刚和赵虎说：“这是从县公安局转来的苟四的材料，里面有苟四解放前替地主当管家时手写的地契。你们仔细瞅瞅，这字体写得和那张顺口溜是不是一模一样？”大刚、赵虎凑过来辨认，都说：“可不！活象一胎生的俩歪种！”

老支书说：“依我看，麦种掺杂和顺口溜这两件事，八

成都是苟四干的！”

赵虎猛拍了一下大腿，蓦地站起来：“奶奶的！我说是怎么搞的呢，抓他去！”

“抓他去？虎子，跟狡猾的敌人较量，光发火急躁不行啊！”老支书说，“大刚，你说对不对？”

大刚脸一红，说：“可也是，依你呢，耿忠大爷？”

“咱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做到稳、准、狠。”老支书郑重其事地说。

四

红旗飘飘，人欢马叫，秋种进入了高潮。大刚、晓燕领着一群社员，连夜突击，硬是一颗颗、一粒粒地从掺杂的麦囤里把优良品种又挑选出来。为了不误农时，还用温水浸了种，这样芽发得快，又能消毒抗病，一举两得。大伙乐开了怀，都说：“良种催芽，好比锦上添花……”

苟四却愁得不行。傍晚，他乘大伙都吃饭的空儿，一个人悄悄溜进了供销社。一见营业员老夏就点头哈腰：“他大叔，咱想买三、五十斤盐——”

老夏把苟四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买这么多盐干啥？”

苟四连忙解释道：“好大叔呵，咱苟四可不敢去投机倒把！咱是响应政府勤俭节约的号召，乘这会儿秋菜刚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儿，好细水长流啊……”

“你倒挺会算计的！”老夏一边说着，一边给苟四称了三十斤盐。